



雜記五種

山嶺南雜記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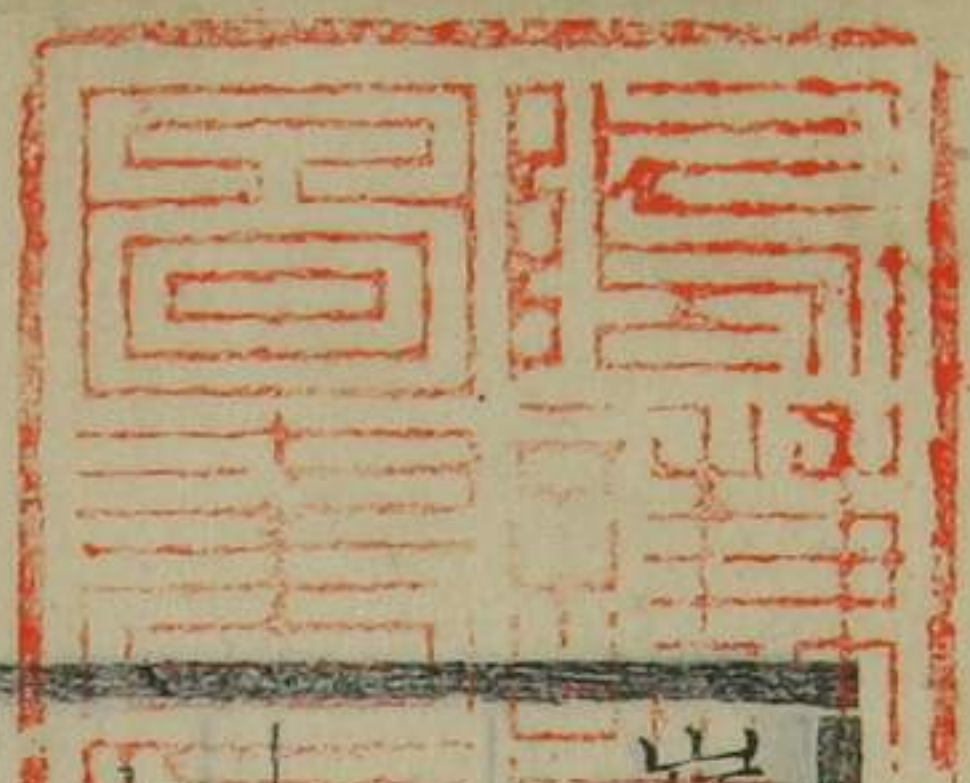
卷五

法山

ル 5
297
3



九  
門 297  
卷 3



嶺南雜記卷上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甚平可容

雙車有雁回人遠碑為南雄府界從

此八粵碑為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

書廣東藩司宋某之子山路為大宗

伯楊諱正中使粵時重脩

雜記五種卷三 嶺南上

庾嶺又名梅嶺以漢庾勝梅銷得名然  
庾嶺多梅古昔已然自有折梅逢驛  
使淚盡北枝花之句而好事者往往  
增植之自宋迄明徃來宦游者多有  
補種某推官女亦植三十株鵲詩於  
石明趙太守題曰梅花國至今老梅  
尚繁

松徑張曲江植至今尚存嶺為曲江開  
鑿有文獻祠存焉予有謁祠詩

有唐際全盛始興實挺生崛起嶺海  
間光嶽儲精英童穉標峻格許與皆  
鴻卿燕公尤器重一顧延華聲弱冠  
擢高第恥立寵辟廷復辟始登仕進  
退必守經開元被引薦拾遺職其膺

千秋金鑑錄萬古垂箴銘太子誤索  
甲據典屹廷爭義折惠妃請陰寢奪  
嫡情前星無隕耀功繫在宗祊守珪  
倖軍功仙客且負乘爵賞將濫及批  
鱗氣崢嶸對仗草詔書詞闊義恢宏  
制誥遂 手掌中書因游登宴安醲醲  
毒地大孽牙崩祿山跋扈姿履霜識

堅冰守珪勦軍法大猾逃天刑哲相  
炳幾先庸主方昏冥遂令范陽甲席  
捲東西京干戈滿郡國腥穢汚闕庭  
九廟寄灰燼六龍亦伶俜郭李亟反  
正四海久沸羹竟貽藩鎮禍割據連  
方城浸假闞弄權天子爲門生覆轍  
日相逐國祚由茲傾早得用公言反

棠戮鯢鯨根柢矢剪伐滋蔓勢莫撓  
虞機吝一發曲突空經營郎當蜀道  
中涕泣感忠貞曲江雖遣祭前悔不  
可懲峻絕大庾嶺開鑿通人行至今  
橫浦關廟祀陳椒馨千載想遺烈仰  
止深肝衡扼腕當日事感憤涕縱橫  
韶州府城上周圍俱蓋房舍兵環居之

不作女牆謂之陰城攻之難破康熙  
乙卯吳逆遣吳國柱馬寶攻之年餘  
不能克

丹霞山在韶州府仁縣化有瑰瑋絕特  
之觀向未著名明末李文定孝源避  
世之所後捨為寺進士金堡道隱出  
家號澹歸友定與同朝而復同志延

請主之浙平湖陸孝山世楷為南雄  
知府與澹歸交最久多有唱和之什  
凡山之勝境大半皆澹歸所開闢也  
其最勝有一線天海山門緣鐵索而  
上始達海山門登說法臺是山之最  
高處也寺極奇麗對面為獅子岩旁  
寶珠峰與海螺峰對其後為龍尾岩

即山之蓋處勢逶迤而下相傳丹霞  
為龍形故名其他四面轉側處處標  
奇但視一面不足攬其勝槩也  
自韶州至英德一路山皆陡峭拔起平  
址如削中多洞穴人構木居之大約  
粵地深山大澤固多而孤巒隻巘尤  
饒奇特

英德觀音巖卽碧落洞層累而上洞口  
俯江有石乳如垂蓋旁有小洞號雲  
華深不可測余有詩

石壁坼一罅邃閣凌千層梯接構迴  
幹黑逕然明燈幽闕悚毛髮循攔得  
高登俯江浩呼洶站站愁飛鷹目眩  
魄欲墮心空境逾清寒風出窟底三

月凝霜獲岩乳滴成蓋洞口垂幢旌  
影倒日光入江水搖晶熒或當夜靜  
時山鬼吟秋屏歷此塵外境不似寰  
中行可惜蒼鮮面刻畫遭涅黥何當  
霹靂過洗出雙崖青巖側洞口滑一  
望先驚怍隧道試從入已覺龍氣腥  
波濤乍畜洩風雨來杳冥竒探未及

恣落照前山  
瀨舟去不得  
住岐路悲  
心生擾擾塵  
土間俯仰慚  
山靈

中峽飛來寺  
梁普通年自  
舒州飛來遺  
一殿角干梅  
嶺今爲雲封  
寺頗多題  
詠寺後石壁  
羅隱書雲隱  
二字余有  
律詩二首

曾聞飛寺勝  
偶過得登臨  
曲磴懸丹

棧危亭綴碧  
岑山稠耕地  
少樹密瘴  
雲深暫此偷  
間息蒼茫雨  
氣侵窗雨  
來中峽喧  
應百谷排  
疇青千嶂瀑  
掩翠一江  
霾水急催行  
擢涼生淨  
客懷汲泉  
歸淪茗沙  
軟濕青鞋

佛山鎮離廣州四十里  
天下商賈皆聚焉  
烟火萬家百貨駢集  
會城百不及



一也街道甚窄僅容兩人交臂而行  
粵俗最喜賽神迎會凡遇神誕則舉國  
若狂余在佛山見迎會者臺閣故事  
爭奇鬪巧富家競出珠玉珍寶裝飾  
孩童置之綵輿高二丈陸離炫目大  
紙爆俱以繒綵裝飾四人擗之聲徹  
遠近中藏小爆數五百色紙隨風飛

舞如蝶聞未亂時更盛土人頗慙此  
會殊寒儉矣

廣州府有新城舊城舊城向爲逆藩尚  
可喜駐鎮城中皆其子姪及漢軍藩  
下官員圈住大小衙門俱在新城自  
蕩平後衙門仍入舊城巡撫衙門爲  
尚可喜府第最爲宏敞將軍衙門爲

尚之孝府第壯麗尤甚內僭爲九間  
殿今爲將軍府將軍王丞譽分爲三  
齋始敢居之大堂前榮有拜單石深  
一丈二尺濶六丈門前石獅乃耿逆  
在粵時從肇慶取石爲之高大雄駿  
東南希有後移藩閩中故之孝居之  
藩逆盛時其奢僭病民如此今新城

各衙門俱存賣僅存總督衙門爲入  
省駐節之地

粵中弊政頗多而夫勢漏卮爲尤甚番  
禺老儒唐化鵬條議云粵向年用兵  
百姓死于盜賊者十之一二死于徵  
調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慘于取夫蓋  
名則取夫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

發養牛馬之類無不在取夫之內者  
取夫舊例五十家出一名則有那移  
增減之弊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  
者有不止五十家而

名者縣官

每十名多取一二名其甚者多取三  
四名夫房則以一而派十保長奉行  
筭歛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

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  
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百姓至賣兒  
女以雇夫折夫即此一事官取之夫  
房取之保長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顛  
撲幾何而不立斃也欲絕其斃莫若  
通計一省夫額若干每名每月徵銀  
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月即

雜論五種卷三  
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及各  
答應自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矣而  
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  
夫銀多至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尚且  
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  
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  
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房保長亦

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  
錢輕而易舉投之于官明白無弊夫  
房保長不得而染指則以積而待公  
用鮮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  
每名每月出銀一錢只一家每月出  
銀二厘耳且聚于公家有事方按籍  
而取之無事則留以待賑濟否則全

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于此者矣至  
其徵收之銀則以一府佐之廉明者  
司之各縣徵解簿司發所司府佐開  
支每月造冊分繳督撫簿司覈其用  
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  
佐于每驛鎮馬頭衝繁之處各選夫  
吏一名凡有往來各官取夫名數明

填夫簿皆于總數內支銷清算其夫  
預雇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冊有事支  
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  
不病民何憚而不行之此議皆為粵  
東言之而粵民之苦觀此一節槩可  
知矣

粵中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

派銀數千兩繳之縣官需夫官發銀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贏縮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少里下承佃官唯發夫票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餘夫相沿已久亦不能盡革也

唐化鷓又有請百峰山花田立縣條議

似宜倣花山例行之并錄于後議曰爲險峻久作賊巢要害宜立縣治以廣幅員之版土益國課以耕膏腴之田不齎盜糧以復逋逃之稅免懸缺額以汰守汛之兵裁省輸轉熄十縣之寇安全廣之民事竊惟銘之鐘鼎動莫大于開疆籌之廟堂策莫急

于弭盜鵬食鯨番禺原籍新會伏睹  
廣東全省情形五嶺隔干中原三山  
落于天外雀苻嘯聚盜賊跳梁旋勦  
旋生屢撫屢叛良由川原險隘山海  
阻深若亂莽之藏虺如衆髮之養虱  
其叢要害者無如番禺縣花山之車  
頭不新會縣大小官田之百峰山巘

巒聳錯草木茸鬱均爲藏盜積賊之  
區而爲地方百姓之害者也然花山  
雖曰賊藪盜區猶與省會相接全省  
重兵往劄羊城相去不遠可以朝發  
夕至隱有爪牙相制之勢今已設唯  
立縣治  
百峰山之險峻遼絕十倍花山相去  
省城爲地頗遠屢有警發卒難救援

蓋因其山勢接連新會開平新興恩  
平新寧三水南潯順德高要高明十  
縣其峰有百故曰百峰其中一十八  
寨莫不怪石竒巒怒峰險巘雜棘叢  
茅竒樹惡木布滿其中或蘆荻爲洲  
一望似乎無路或濂泉爲洞人水方  
見有明或山形如磨絕磴魚梯或峰

勢如錐下豐上銳一夫當關萬軍莫  
奈自國朝定鼎至今屢出爲地方  
之害致煩王師連年征剿如賊首山  
官七余亞妹劉保等相繼踵武殺一  
賊首復立一賊首連年累歲未見蕩  
平盜案如山此百峰山之藏賊積盜  
粵之三尺童子夫人而知之也不知



百峰山雖爲羣盜藏匿之區而大小官田實乃諸賊入出之路蓋賊首之藏聚山中不過數百十人耳至其欲行劫諸縣則必勾同新會開平二縣之反民方成大隊欲成大隊必出至大小官田然後與二縣之道里適均而又平行寬廣方可以容衆至若

賊一離巢穴出至官田賊衆已集而十縣之子女玉帛在其掌握中矣故賊之在山猶爲負隅之虎至官田則爲下山虎矣賊既至官田由近地則犯新會開平少遠則犯新興恩平又少遠則犯新寧三水而南海之西樵九江順德之龍江龍山等村肇慶之

高要高明又其波及者也故百峰山  
雖為賊之巢穴而大小官田實乃百  
峰山之門戶也而開平新興恩平新  
寧四縣之中又有羅漢山亦極險峻  
亦為賊之院寨與大小官田相為倚  
角賊由大小官田行劫諸縣必以羅  
漢山為駐足之所行劫已竟然後還

官田而勾連二縣之歹民復散而還  
之各鄉村賊首方復入百峰各寨是  
大小官田者實居百峰山羅漢山二  
寨之中非唯為百峰山之門戶而又  
為羅漢山之咽喉實諸縣之最要害  
者也誠能干此建立縣城則土寨之  
路徑不通賊雖居深山不能勾通二

縣之歹民以聚衆賊既無衆必不能  
行劫不能行劫則雖處巖崗必絕糧  
食是百峰山羅漢山特孤鳥耳不降  
則擒耳是說也鵬昔于前撫軍馮公  
曾于幕中熟籌之而于前撫軍金公  
亦會上條議會二公用兵之際軍興  
旁于未暇舉行今幸上臺廟謀成算

碩畫宏謨明逾聚米較若列眉設兵  
大小官田不逾時而賊巢頓空首目  
盡降此其明驗矣今或餘孽未盡尚  
小行劫計日可伏礎質耳然設兵重  
鎮雖可制賊但選將提兵尚煩征調  
芻茭糗糧更費輸轉且調遣不常常  
有兵來賊去兵去賊還之患不若立

縣設城縣官控禦城守駐防文武維持人烟輻輳以民爲兵以耕爲戰誠地方一創永守百姓一勞永逸久安長治至利而至便者也其利有十其便有十請爲執事陳之設城立縣新土新民生齒日繁疆宇日辟百貨日聚開疆啓上增益版圖其利一也官

田設縣上控百峰山下制羅漢寨盜賊不生五縣之民安枕而卧不見兵革其利二也盜案永絕民無告訴不累各官考成其利三七山谷水邊屋塢耕地盡入升科上益國課下裨民生其利四也沿官田一帶盡屬膏腴昔爲賊耕今是民種民用饒足不

齊盜糧其利五也五縣地方近官田  
一帶田士民多畏賊不敢耕作田既  
無收拖欠糧米以至缺額今立縣治  
民不畏賊田園盡耕逋逃盡復五縣  
之民國課早完其利六也官田駐劄  
之兵負馬匹動以數千糧食轉輸亦  
以千計饑食勞息為累兵民今立縣

治人盡為兵鎮兵可汰干戈寢息調  
運不煩其利七也近官田五縣熟田  
民所現耕者有等奸民串同書吏不  
無有或假報沒賊或報崩陷或指畝  
外不納國課缺額虛懸今立縣治吏  
民復稅不遵者詐別人告承奸民無  
所容其詭逋其利八也近賊之民向

倚賊爲援不無有將貨物出畝通交  
海外莫可誓考今立縣城文武各官  
控禦防守奸民不敢越畝與海洋相  
通其利九也山崗之民狡獪愚頑不  
知禮義今立縣治選五大縣廩增附  
之秀者移入新縣設立教官社學長  
鄉正等教以詩書講明孝悌山崗之

民漸知禮化人不爲非永絕盜源其  
利十也既有十利當即舉行但恐說  
者謂忽立縣城所費不貲動糜歲朝  
廷金錢難以卒舉不知更有十便立  
縣築城不費公帑而城工立竣者爲  
執事請再陳之築縣建縣首須人夫  
新建之縣所割地方及新集居民動

以萬計按籍而役之人不過三日以  
逸道使民其便一也又大兵現駐官  
田既坐而食可以按冊而役數千之  
衆欲有所作事不崇朝咄嗟而辦以  
兵爲夫其便二也築城建縣次須材  
木沿山一帶樹木叢鬱既有人夫取  
而用之不須更市材木其便三也築

城建縣又次須磚瓦天示官田之工  
其性墳薤埤埴爲器林木蒲葦朝艾  
燒窰磚瓦可成其便四也築城作縣  
終須財用近山一帶五縣田畝舊苦  
於賊不能耕種今爲縣治尺土可藝  
近山之田每畝量助工築數厘事非  
強致其便五也近官田一帶鄉村皆

苦賊黽夜卧不安燎望警息今立縣  
治各享太平於甲冊之夫每名量出  
些須以助城築其便六也新立縣之  
地其田膏腴若有告承每畝量出公  
費以爲工築其便七也又各縣之花  
戶欲析爲里長戶現今紛紛控告如  
有欲自花戶析立爲里長戶者移撥

新縣各量助工築其便八也又各縣  
學之廩增附欲自他大縣移鎮新縣  
學宮以圖出身者亦量助工築之資  
其便九也又五縣之紳衿富民皆苦  
近賊鄉村田土畏爲賊害今立縣城  
耕鑿里居不憂侵奪設簿義題以助  
工築理應樂從其便十也有此十利



十便宜立縣治也必矣而或者又曰  
各縣之幅員久定豈宜更改版圖不  
知難與慮始者細民之陋識可建非  
常者大人之宏謨則有立縣成竹請  
得更指畫於執事之前可乎曰割新  
會之近大小官田者一都之割開平  
之近官田者二都而又割新興恩平

之各一都以還開平如此則新縣既  
有三都又招集諸縣之貧民以實大  
小官田新建之地更立新都則新縣  
之立儼然與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  
寧五縣並立而為六矣此萬世之長  
策也豈直一時之利便哉昔從化之  
設建自劉忠宜和平之立出於王文

成凌司馬有羅定之城陶三廣創築  
一十三縣又如新興之築於洪武龍  
門從化新寧之立於宏治三水之紉  
於嘉靖新安之建於隆慶前事可師  
史冊輿圖尸祝俎豆炳燿至今典型  
不遠總之欲安十縣之民必熄十縣  
之寇十縣之寇熄而全廣之民舉安

斷斷然矣爲此敬具條陳并繪地圖  
一 樣 二 木 特 請 督 府 兩 臺 匍 匐 激 請  
伏乞通行所屬會詳由諸會疏具題  
則新縣之立廟貌千秋長奉尸祝世  
世不朽矣十縣之民幸甚全廣之民  
幸甚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上  
順治庚子廣州有白鏹數萬錠飛于空

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  
飛下近簷兒童群笑之竟復飛去有  
爲之賦飛鏹行者余于友人齋中見  
之惜其詩不佳故不錄

粵中水塘宵更禁五鼓僅四鼓而天已  
明矣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  
悠繆之說然城中仍五嚴也

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  
閣則纏之婦婢俱赤腳行市中親戚  
餽遺盤盞俱婦女擔負至人家則袖  
中出鞋穿之出門即脫置袖中女婢  
有四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  
子纏足則皆詬厲之以爲良賤之別  
至于惠州水城門外婦女日日汲江

水而賣大坵石上豐市婦女挑鹽肩  
木往來如織雇夫過山輒以女應紅  
顏落此真在屏提刼中矣

粵俗民家拜掃後墓上俱覆白紙宗孫  
盛者堆如積塹清明尤盛

粵東未設鹽院之前只鹽市提舉司監  
之歲行鹽二萬七千四百餘道歲徵

鹽課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  
奇向十里民排甲殷富者報認鹽而  
又有水客埠商三分因粵撫李諱士  
預題里民以包賠請豁漸次招商不  
分水埠總以能銷引辦課者永遠充  
商先納課一牛往場買鹽到省過關  
驗放至各埠銷賣每鹽一包新加銀

六分計每引外加課四錢八分又於  
竈田每畝加銀二分三分五分不等  
又淡水場之沙田地塌產鹽甚多倍  
加銀三錢二分零共加課銀三萬二  
千七百有奇潮州二十三年未經詳  
覆正在議如大約粵省鹽法其弊已  
極自逆藩僭竊之時淡水等場及平

山等處多有藩孽上棍霸占鹽田賤  
買貴賣亂行私鹽近雖禁止驅逐清  
理鹽田歸還竈戶而大吏官商借商  
入出名銷引自發本委官各場買鹽  
占踞各埠於朝廷國課雖無所損  
而奪商民之利此柳子厚所謂吏而  
商也至于行鹽雖在內地而海上連

檣捆載通洋私販此又利之最厚者  
至于小民饑苦或至海濱候潮退拾  
魚鬣螺蝦之屬巡海兵丁徃徃殺之  
此官之所以益富而小民之所益困  
也逮康熙三十年兵垣卞諱三畏條  
陳與閩省特差巡鹽御史滿州各部  
衙門三品以下皆得點差不專用臺

臣矣

兩廣自設鹽院鹽道分司以來將以盡  
革逆藩佑踞之弊通商裕國法良意  
美矣然不數年而鹽課缺額至二十  
餘萬鹽道以商人亦貧虧課將潮商  
詳革所以然者 朝廷禁官估而無  
官不行鹽 禁私販而無地無私鹽禁

旗下勢要來歷不明之人而旗人流  
棍冒商估埠橫行無忌蓋利之所在  
復蹈故轍凡商人之業皆官之業凡  
爲商之人皆官之人各據鹽埠那庫  
作本坯逐舊商徧佈親戚內丁以罔  
市利不念真正商人承充有費埠底  
有費每年各鹽政衙門公費有費今

一旦革去旁觀束手鹽本盡失控訴  
無門怨聲載道而鹽政於是乎大壞  
矣康熙己卯庚辰潮商受累尤甚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西撫彭謙鵬示爲  
東省官鹽壟斷西省衆怨沸騰等事  
內開西省日下鹽價每斤錢二百文  
民間計兩而買每兩錢十二文攬水

和泥只有七八錢本都院按日買食  
合兩三處纔得一斤本都院淡食何  
必言然如小民疾苦何本月十三日  
親到東關查訊據稱各舖鹽斤如洗  
斷鹽已逾半月舖商俱無得賣皆係  
燒煉舊鹽包得些斤西聞之髮鹽查  
本月准前院沈揭帖內開招商程永

和承充桂林埠商在案相距三月故  
意遲留預抬高價蠹國殃民壅引誤  
餉數者實相因也鹽道鹽廳絕口不  
使本都院與聞徒以混示塗飾耳目  
本都院下車以來每日食鹽買辦價  
二分五六厘不等而鹽道猶云詳定  
二分豈猶在醉夢中乎鹽道舍糊瞻



顧本都院雖欲不言得乎按

本朝律載官負若將自己物貨散與部  
民及低價買物多取貨利者併計餘  
利准不枉法論貨物價錢一併入官  
給主今官而買也吏而商也官買吏  
商抬高價之鹽窮民貧戶沸無鹽之  
嗟計准餘利賍雖不枉估奪盤踞情

則比強本當窮源惻本即爲剔弊懲  
貪但鹽政并巡撫所敢知而壅壞至  
此不得不大聲疾呼所當咨明鹽院  
悉聽主裁云云

海邊竈戶燒鹽及鹽田晒鹽之人俱極  
貧極苦無家無室以蓬席爲居弊衣  
草榻官商與之買鹽量給鹽本若彼

得十金之本即負擔颺去不知所之  
蓋此輩從無積累隨燒隨賣糊口而  
已真所謂窮民無告者今况每畝每  
塲增加竈稅此輩愈困所謂恤竈正  
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課也

發廣州五十餘里爲南海廟歲時有司  
致祭廟外有大榕樹二株相距數武

上榦交結爲門必從此而人廟極宏  
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  
巧青紅斑駁叩之淵淵云是漢以前  
物其一徑三尺聲質俱劣乃宋時物  
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而昌黎碑  
獨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

澳門離香山百里向在畛外其山從海

濱發支如蓮蓬插入海中有城皆鬼  
子所居無漢人離澳設關以替人口  
出入其地不產米鹽蔬菜俱內地運  
出城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粵東文  
書事件往還俱用通事其俗見人以  
摘帽爲禮凡內地所用犀象香珀哆  
囉啤吱羽緞羽紗蘇木椒檀玻璃種

種洋物皆與之互市向海禁甚嚴止  
許肩挑後許小船運載澳關係布政  
司委三司首領及一千總轄之少收  
其稅甚有利故競鑽營今通洋設立  
海關則利歸公上矣

澳門彙官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官從  
頂蓋上出入則仍以頂板蓋之四

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為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其餘儀衛簡陋可笑

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山也形如攢指中多支港通洋往來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故有時不必由

澳門也

肇慶城臨江江水自西粵來謂之西水每歲夏秋間靈雨連日則江水暴漲漂屋廬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門以抵之城外江口又多颶風夏日時作發屋拔木癸亥夏吹倒制府旗于擊死一裁縫泊舟者見北風起則立開

至對岸山均每四五月西水發時粵  
西大山深澗衝下孔雀糞及毒蛇毒  
虫紅蚯蚓等惡水由封川德慶繞郡  
而東水如黃河之濁飲之腹腫悶脹  
所謂瘴毒也必用白礬雄黃澄之毒  
少解唯十里外靈山寺泉甚佳各衙  
門日舟載之否則西門外梅菴井泉

為亞來舟車計財之費未嘗收今日  
七星巖在府北下有瀝湖巖洞深邃仙  
靈奧區以去郡甚邇而多名勝游屐  
必及題詠甚多上有斗母宮并星巖  
書院祀本朝兩粵制府自熊公文燦  
以及吳公興祚康熙庚辰制府石諱  
琳重建屬予為記

聖天子膺圖御寓久道化成厚澤深位  
光被四表周解之所莫算章亥之所  
未步罔弗重譯誓首梯航入貢其有  
荒塞之外絕嶋之中恃遠憑頑逆我  
顏行

天討所加即日殄滅受朔隸籍三皇五  
帝以來舟車幅幘之廣未有如今日

者也若夫疆域之內名山勝景聖賢  
廟庭金人古刹或蒙  
乘輿幸臨或

賜宸翰標題皆為千古盛事以故喬嶽  
懷柔河海效靈鳥獸草木皆得遂生  
向榮與戴高履厚之氓欣欣並育於  
聖世猗歟盛哉唯是兩粵介在南服

去京師萬里如羅浮柱嶺竒秀甲天下而信安爲東粵上游山自交趾銅柱大廉茂嶺蜿蜒而來水自南盤柳江灘江匯流而至洵爲海疆奧區而星巖則尤據一郡之勝其土爲崧臺其下爲石室南抱郡治東則獨石西則仙掌北則金沙水源自北山繞流

而下爲瀝湖崇崖肆岫窅洞穹窿仙井龍床芝房乳竇層臺竦翠飛閣流丹莫能殫其勝槩矣惜以險遠

翠華之遊豫天章之輝曜遂罕及焉然其形勢亦兩粵一都會也前者逆藩構亂旋就蕩平而民當橫征暴斂之後生計窮蹙雖休養有年而元氣未

復

天子奠然念之乃命制府大司馬石公  
開府於茲十餘年來生之育之養之  
覆之化行俗美土物心臧與內地熙  
攘之風無以異矣

皇上以兩粵之民界之我公而公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以為心不鄙夷其民凡  
肅吏戢兵崇文化俗興利除弊殫厥  
心力伏莽盡消宵行無恐使兩粵之  
民爭自濯磨不敢自棄于堯舜之世  
飲食作息皞皞如也茲星巖講院之  
建公因舊址捐俸鼎新奉前制府自  
熊公以暨吳公俎豆其中彼不及民  
費不糜帑歲時月朔率長吏百姓讀



法于此而政理之暇時與屬僚賓客  
登眺燕游賦詩言志百姓見賓從之  
盛梳題之美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咸講奉公祿位于其後從民望也在  
昔吳公投香飲水包公不持一硯清  
節高風與公同其不朽使後之登臨  
干茲者知公之德澤浹被兩粵如是

之深且大也豈止備遊觀之具已哉  
方將之羅浮因挹星巖之勝值講院  
之落成且于公爲猶子行承公之命  
不敢以不文辭因泚筆而敬爲之記  
慶南畝自河頭至交趾皆用歷代古  
錢高州郡邑民多游惰不事生產米  
一石易古錢三百文若歲歉價至五

百便飢荒極矣典男鬻女以償官逋  
習以爲常

端石出肇慶府羚羊峽東有上巖中巖  
下巖之別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  
新坑之目其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  
持一硯者今亦無所得石矣其石之  
精麗美惡人人聚訟皆由身不至端

溪以耳爲目此倡彼和究竟莫能辨  
真石也彼地唯一僧及二三武弁識  
之蓋以前當事者開坑令其監督日  
與土人石工及好事收藏者講究故  
能略識其梗槩也大約不論石之大  
小眼之有無以細潤光嫩者爲上其  
發墨與否久而後貴初出未有不發

墨也造爲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古無  
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層次分明  
色澤圓活者爲佳藏硯之人故自矜  
許堂大舊坑非數十金不可致至于  
城外廟前肆中所賣者皆屏風巖旱  
坑之石價極賤即新坑亦不可得矣  
余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資故不能

言硯侯官高北固齋客游于端適值  
聞坑考訂殊確著論一篇可謂善言  
石者矣錄之于左

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  
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  
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  
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

類域功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  
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粵扶輿  
之脈所蘊閎也未至峽十里爲大堯  
山皆牛毛細皴宛如畫境峽山青蒼  
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礪兀  
十一北岼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  
質黧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

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  
密灑如塵眼大如螺若人張目湛湛  
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  
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  
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  
將盡岼南山均有洞書宋治平四年  
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

其石叩之聲冷冷久磨能滑旁有塚  
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  
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  
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  
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  
巖土人名山坑為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  
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燄

及燒損几案處

蕉葉白色晦氣黃純

潔無痕者

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  
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為屏風背其  
石木如壁猪肝曝干風日宣德巖在  
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  
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  
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

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  
數十武有萬歷二十八年差督理珠  
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  
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千圭寶石工  
裸身盤盞豨膏燃火腰鍤螺旋而進  
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  
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

工一入二十入繇正洞入西洞西洞漸  
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  
卧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  
坐立捧分容七鍤且十四人矣取石  
一人  
秉鍤一  
人捧燈三洞正洞石上上東洞次之  
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  
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蠹蛀

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  
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  
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  
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  
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  
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  
爲底板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

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采  
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  
上黧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  
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  
掩映舊坑皎潔比紉素近坑白中雜  
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  
碧瑩然縹緜隱隱又如魚鱗隊行青

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為芋紋  
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圈如  
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  
其瞳分明亦是賞東洞眼碧色數暈  
對之奕奕射人曰鸚鵡眼圓正明媚  
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  
圓瞳一黍如豉三洞口正洞下層第

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禱麗  
磨之與墨相親摩娑心動東洞西側  
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  
巨石面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  
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  
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  
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



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  
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  
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  
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  
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  
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  
蘇萬邦藏石工于江西緼火中夜開

坑不敢有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  
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  
膚理鑿伐拊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  
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  
顏色不能一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  
姿者爲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  
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土其言殊

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  
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  
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  
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  
無有問津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  
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  
翠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干

真宰也陳恭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  
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  
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  
他硯麤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巖則不  
然玉朋膩滑拊不留手著水研墨油  
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  
戀石也爾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

同墨同手同而為研之數水礨常少  
于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  
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  
礨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  
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  
常水而水礨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推  
樸無文猶將拂拭用之况其體質之

美千竒百變不可殫豈窮南離文明  
之德獨萃于端溪耶固齋所攷剖析  
辨證已無遺義然近歲徃徃有一二  
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真不  
深心識別鮮不為所眩惑亦有出自  
水礨如固齋所云精華日盡不能一  
執成說者屈大均跋曰予常譔石語

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  
華日消月剝為恨固齋客端州盡得  
三洞之精蘊辨析毫芒大洩神理俾  
羚羊寶一一藏肺肝如見美惡精粗  
莫逃淵鑒自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  
者真端溪之幸也固齋來值開坑所  
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

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  
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  
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而雲漢之扶  
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為斯地  
之災膏嗜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嶺南雜記卷上終

